

# 落叶的记忆

马俊利

秋风乍起，裹挟着几分凉意掠过街头，路旁的枯叶便应声而落。起初是零星几片，转瞬就成了漫天飞舞的蝶，在风里打着旋儿，轻盈地落在柏油路面，叠起一层薄薄的金黄。

我的窗外恰好临着一条栽满杨树的马路。每日清晨天还未亮，睡意朦胧间，总能依稀听见环卫工人扫帚划过地面的“唰唰”声。那声音细碎又规律，像一首浅淡的晨曲，悄悄唤醒城市的黎明。待我晨起走在路上，风还在卷着落叶跑——有的贴在路沿边堆成小丘，有的被车轮带起又落下，偶尔还能看见街角一隅燃着一小堆落叶。每当这时，脑海里总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儿时跟着爷爷扫落叶的情景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画面，便随着这阵秋风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于如今的城市而言，落叶不过是需要清扫的垃圾，可在儿时的农村，落叶却是实打实的宝贝。它既能晒干切碎，作为牛羊过冬的饲料，铺在圈

舍里还能保暖；更能堆在田埂边发酵，化作来年庄稼最好的天然肥料。每当春耕时，爷爷总会把腐熟的落叶肥撒进田里，黝黑的泥土裹着细碎的叶渣，仿佛藏着无穷的力量。秋收时沉甸甸的谷穗、饱满的玉米，都藏着落叶的一份功劳。

那会儿农村的庄稼活重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干不了收割、耕种的力气活，扫落叶便成了最适合的差事。记忆里，跟着爷爷扫落叶的次数最多。每逢星期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被爷爷的声音叫醒：“快起，去晚了好叶子就被人扫走了！”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我趿拉着鞋跟在爷爷身后，看着他推着架子车，车上放着竹制的耙子和扫帚，一步步朝村西的树林走去。

家乡的秋，过了中秋节就透着沁骨的凉意。尤其是清晨，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，手揣在兜里也觉得发僵，站一会儿便忍不住瑟瑟发抖。可那片树林里，一夜秋风过后，遍地都是金

黄的落叶——杨树叶、槐树叶、榆树叶混在一起，铺得厚厚的，踩上去“咯吱咯吱”作响。在我和爷爷眼里，那些黄灿灿的叶子哪里是落叶，分明是价值连城的“黄金”。

爷爷总是先拿起筛子，弯腰将散落的落叶归拢成一堆堆。他的动作娴熟又有力，耙齿划过地面，落叶便乖乖聚在一起；我则负责用扫帚把落叶扫进竹筐，再吃力地端起来倒进架子车里。有时落叶太蓬松，装不了几筐车就满了，爷爷便会用脚轻轻踩实，让车子能多装些。

阳光渐渐升高时，架子车已经堆得像小山，金黄的落叶从车沿溢出来，风一吹便簌簌往下掉。爷爷拉着车，我在后面推着，爷孙俩的身影映在乡间小路上，伴着车轮“吱呀”的声响，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。那时的我们，脸上沾着泥土，手上磨出了红印，却一点也不觉得累——庄稼人常说“人勤地肥”，看着满车的落叶，仿佛

已经看见了来年田里的好收成，心里满是踏实的欢喜。

时光飞逝，一晃数十年过去。如今的我住在城市里，有温暖的房子，有便捷的生活，这样的优越，是儿时做梦都不敢想的。我的儿子从小在城里长大，他见过扫地机器人，见过落叶被吸进环卫车，却永远不会有“把落叶当黄金”的经历，更不会懂一堆看似普通的落叶里，藏着怎样的生活滋味。

又是一年秋风起，窗外的落叶依旧在飞，环卫工人的扫帚声依旧在清晨响起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站在窗前望一会儿，想起儿时扫落叶的那些日子，想起爷爷弯腰耙落叶的背影，想起架子车上堆得满满的“黄金”，想起那句“人勤地肥”的老话。爷爷已经离开十九年了，可每当秋风掠过，他的身影就仿佛还在那片树林里，和我一起，守着满地黄叶，守着岁月里最质朴的温暖。

## 云影漫秋

贾士玲

早上刚出门，我便愣了一下——哎？这天怎么跟夏天差这么多？

夏天的天，总觉得云飘得老高，虽也是蓝色，却像蒙了层薄纱，雾蒙蒙的。可这会儿的天，像是被清水反复搓洗过似的，蓝得透亮，连吸进鼻子里的空气都跟着清爽，凉丝丝的。我抬手挡了挡太阳，发现阳光没那么晒人了。

走在路上，我总忍不住抬头看云。夏天的云要么是一大块积雨云，黑沉沉地压过来；要么就是白花花堆在一块儿，像没揉开的棉花疙瘩。秋天的云却完全不同，薄如轻纱，一丝丝、一缕缕的，风一吹就慢慢挪动，像绣女刚做好的薄纱巾。

路过小区街口那棵老杨树时，叶子已开始泛黄，时不时往下掉几片。有片叶子飘到我胳膊上时，我又抬头看云——刚才那几缕纱巾似的云，正巧飘到杨树杈丫中间。

中午回家，把萝卜切条端到阳台晾晒时，无意一瞥，发现云变了模样。刚才还是丝丝缕缕的，这会儿凑了些劲儿，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像刚从棉絮上撕下来的，轻轻贴在浅蓝色底布上。风慢悠悠地吹着，棉絮似的云也慢悠悠地移动，路过对面楼顶的太阳能板时，还被蹭了点光，白里透着浅金，是很难得的好看色彩。

突然想起小时候，秋天跟着奶奶去田里摘棉花。奶奶背着竹筐，我跟

在后面跑，田埂上的云也是这样，薄薄的、软软的。奶奶那会儿总说：“秋天的云从不闹脾气，就这么慢慢飘着，陪着人干活。”那时候我哪懂这些，只觉得云好看。摘棉花累了，就往田埂上一躺，看云从东边飘到西边，有时像小兔子，有时像小房子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等醒过来，云早变了样，奶奶的竹筐也已装满。

下午坐在阳台看书，我还是忍不住抬头看云——嘿，又变样了！刚才的棉絮散了些，又变回丝丝缕缕的，顺着风往南边飘。远处的屋顶上，云慢慢往下沉，被夕阳染成了粉紫色，像妈妈做馒头时掺的紫薯泥，淡淡的、糯糯的。

夕阳落下去，天慢慢暗下来，云也换了颜色，变成淡青色，倒跟早上刚出小区时看到的天有些像，只是多了点凉意。风一吹，像是带着云朵的温度，我赶紧回屋披上薄外套。再出来时，淡青色的云还在，只是颜色更淡了，快融进渐渐暗下来的天里。

我忽然觉得，秋天的云就像日子的那些小温柔。不张扬，也不热闹，就这么慢慢飘着，陪着你买菜、做饭、看书，陪着你想起小时候的事儿，也想起现在的安稳日子。它不像夏天的云那么急匆匆，也不像冬天的云那么高冷，就这么软乎乎的，在炎热后带来一丝凉爽；它装着秋日的天空，也装着我们过日子的那些细碎的甜。

吃晚饭时，我跟爱人说：“今天的云真好看。”他抬头往窗外瞅了瞅，笑着说：“明天再看，指不定又不一样了。”我想也是，秋天的云天天天都在变，就跟日子似的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。只要愿意抬头看，总能看见不一样的软和甜。

秋风刚起，总像个试探性的客人。先绕着窗棂转两圈，把纱帘拽得忽上忽下，好似有人站在院外踮着脚偷看，等门里人先喘口气，它才敢进来。

它从巷子里大咧咧穿过，脚下卷起碎成一地的梧桐叶。叶子翻转着、叠着，像被谁随手折过的旧信笺，读不清内容，却又舍不得丢掉。

走进树林，那声响像被打开的收藏柜。杨树叶子被晒得脆，风一搓就哗啦一串，恍惚间像有人把铜钱撒在半空，叮当作响。松树却不理会这热闹，针叶只轻轻颤抖，把风声过滤成远处的笛音，似有人在村边吹着没谱的歌。说不明白的是，这风偏会钻进老槐的枝丫，把去年遗落的蛻壳掀出来，像把往事翻给地面看，等你点头或摇头，它又悄悄把一切收起。

田野里的风更像个没规矩的孩子，跑得飞快，掀起稻浪一层接一层。金色滚动却不均匀，靠近水渠处竟留下一条绿色的空隙，像特意给小动物留的藏身处。稻穗在风里弯腰，似在喊话，又像在答礼；玉米秆子点头的速度，比谁都真诚。有人说，风来了要学着弯腰，不是怕被吹倒，是给那些年头的辛苦一个回礼。风似乎听懂了，还回了个长长的叹息。

集市上，风和气味勾着手走过。糖炒栗子的香气被风一卷，就钻进衣领，像把人轻轻抱紧，又慢慢放走。摊上的背影在蒸汽里变形，恍若从旧电影里走出来的场景。街角修鞋摊的顶针被风吹得发亮，线头在光里晃成银针；孩童的影子在摊边蹲着，风把他们的笑声吹得飘飘又辽远，落在街沟里，像捡到的糖纸般甜软。

檐角的风铃一响，我就听见了十岁那年的早晨：我和小胖提着破风筝，在河滩上把裤脚弄湿，线在沙地上缠成一团。风在这时像个老好人，轻轻托了一把，让那张糊着报纸的翅膀学会了飞。后来线断了，我们追着风筝跑进芦苇荡，风把芦苇吹成了海。我和他坐在草地上喘气，谁都没哭，只有风把我们的约定吹得远远的，像刻在空气里的招牌。

如今城市里的风瘦了，穿过玻璃幕墙时变得客气许多——会轻轻翻书页，却不再把纸吹成风筝。可总有个黄昏，它会悄悄溜进小区，把银杏叶翻成旧相册的页码，像在告诉人们：那些被带走的东西并未远去，只是换了种方式陪着过日子。母亲晒的桂花香、电话里孩子的笑声，都被它悄悄藏起，又在路过时撒一把出来，勾动人心。

楼下老杨树开始落叶，风卷着叶子打旋，像在跳一支有仪式感的舞。叶片飞起又落下，绕着地面画圈。站在窗前看久了，突然觉得秋风并非催老的使者，它更像个收拾行囊的老师：教人把多余的东西放回地里，把记忆折叠好塞进胸口，然后轻装继续往前走。

夜深了，风敲了两下窗，像敲着没人回答的门。我掀开窗帘，操场在月光下空得像一张白纸，只有几片叶子在跑道上追逐。远处孩子的笑声被风捎去，又被风带回来，清脆得像风铃。这一刻，让人忽然想放手，让梦想借着风势往上爬。

## 秋风轻吟岁月歌

廖柳